

孫慰祖 俞豐 編著 ● 上海書店出版社

印裡印外

——
明清名家篆刻叢談



篆刻叢書

孫慰祖 俞豐◎編著

印裡印外

——
明清名家篆刻叢談

這本書的緣起，是謝育任兄來滬相聚時閑談之間偶然想到的。當時他希望我能寫一本有些新意的，能夠提供更多信息、趣味而又立足於藝術、史實的篆刻欣賞普及讀物。說實在，近年興趣和時間早已轉移到了有一些有關印史的冷僻課題上，儘管多少有點「望盡天涯路」的蒼涼感覺，但卻著迷似地窮索不已。

人類大約總有一種永遠不倦於探求未知領域的天性。印史上我感興趣的未知之謎不斷縈繞於腦際，以至於幾乎傾盡了自己這幾年所有的業餘時間。對於層出不窮的「鑑賞」之類的題目覺得早已珠玉在前，我既了無新意可談，也無法投入更多的時間。但育任兄的鼓動卻使我覺得有發揮和開掘的自由空間，於是便湧出了這樣一個題目。

現在這樣的一個寫作格局其實也不是心血來潮。我一直隱約地覺得對明清文人篆刻的研究還處在一個比較宏觀的輪廓化的層面，具體周密的作家作品的綜合研究開展得並不充分。即使從普及來說，印人、印作的賞介也並不僅僅止於模式化的生平略歷和藝術描述，還有更大的文史價值和更廣泛的社會意義需要去開掘、認識。如此才能真正使人們看到文人篆刻做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精蘊所在。

我的初始想法是，明清文人篆刻家以及他們所創作的作品，並不是孤立的

現象，而是與社會歷史大背景不能分割的。再具體地說，印人的成功與成就，又與他的生存環境、個人稟賦密切相關，而一件作品的產生，有它特殊的緣起和作者即時的創作心態、感受滲透其間，其邊款、印文中又蘊含了深厚的文學意義和豐富的歷史信息：其中有冰河鐵馬、志士報國的豪情；有兒女情長、骨肉離合的悲歡；有大士高僧、林泉優游的閑逸；有浮生若夢、薄宦萍蹤的感慨；有桀驁厭俗、詩酒交歡的放達……一方印章往往串聯著一段友情、一樁人事、一則史實甚至一起世間滄桑，是不易於為一般讀者所解讀，但又是大家所感興趣的問題。因此我們嘗試撇開以往的寫作套路，把普及的課題當做研究的任務來做，把研究的課題以散文化的形式來表述。普及和研究之間並沒有截然的界限。由印寫人記事，將作品與人事，史料與藝術賞析融合起來，在多年對資料勾玄攬陳、羅列排比的基礎上，力求以生動、淺近的語言表述這些作品的信息。

當然，這本書不是小說或者「戲說」之類的故事鋪衍，無論詮釋印文、印款還是介紹印人、受主，都基本上立足於比較可信的文獻史料記載和印章作品本身提供的語彙。但基於本書的主旨，文筆卻不需要因此而變得板起臉來，令讀者望而生畏。在比較輕鬆閱讀之間瞭解到中國明清文人篆刻發展的軌跡，瞭解到這些流傳有緒的著名作品產生的背景材料，瞭解篆刻家生活、創作的種種甘苦，並從中獲得審美的愉悅，甚至獲得超出印章本身以外的思考和啓迪，是

我們的最終願望。我們也對某些長期陳陳相因的舊說作了新的考訂，對過去一些語焉不詳的人、事盡可能地進行了資料的搜索補正。事實上，許多具體而看似無關宏旨的問題長期無形地制約著整個明清篆刻研究的深入。這些方面的新認識、新材料以及一些以往鮮為人知的作品，都已貫穿於各個篇章，不必在此贅述。總之，我們的心願是在目游神賞的同時，讓讀者朋友——包括印章藝術愛好者和印史研究工作——覺得開卷有益。如果這本小書真能給想瞭解「印裡」的朋友一點啟發，給站在「印外」欣賞的朋友帶來一些興趣，那便是大喜過望了。

本書這些篇章的撰寫是在擬定框架、內容及線索後，由我和長於篆刻並對印史研究頗有素養的俞豐學棣分頭進行的，最後並由我對全書作了統稿的工作。由於時間倉促，其中不當之處必在難免，深祈印林賢達不吝指正。

孫慰祖

庚辰初春於上海博物館

目錄

本書內頁圖版有●者，爲原寸縮小70%

從文彭的牙章談石章	1
「琴罷倚松玩鶴」和文彭印風	5
何震與「笑談間氣吐霓虹」	10
「聽鸛深處」印緣佳話	13
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16
程遠刻「承清館」印	19
甘暘手刻玉印小記	22
說楊龍友兼談朱簡篆刻	24
「錢謙益印」和朱簡的印學理論	28
「負雅志於高雲」與才子歸昌世	31
「賤夫美一睡」與李流芳逸聞	34
李流芳的印品與人品	37
汪關印風和他的名字由來	40
汪關遺印和汪泓篆刻	43
十竹齋主人胡正言	46

寄君千里遙相憶	50
印僕何通	53
傳承何震的梁表	56
鈿閣女子遺印	59
顧聽和「卜遠私印」	62
程邃與「少壯三好音律書酒」	66
鏤晶切玉兩代名手	70
「三餘」與「三餘堂」兩面印	73
俠儒深心托鐵筆	77
周亮工和他的自作印	80
丁良卯遺緒點滴	84
戴本孝刻冒襄六面印	88
顧苓和「楓落吳江冷」石章	92
「米漢雯印」與瓷印流變	95
林皋「案有黃庭尊有酒」	98
張宏牧的「動正用和」	101
高鳳翰的性情和藏印軼事	104

「雪鴻亭長」印解謎	108
瀟灑仙吏話沈鳳	112
「七峰草堂」寄客汪士慎	115
汪士慎的交遊及其印名	119
高翔與石濤結緣	124
潘西鳳的竹印	129
丁敬的六面印	133
布衣大士與賜紫高僧	137
才藝比鄰兩名家	142
丁敬刻梁家父子印	145
小玲瓏山館小春秋	149
飛鴻堂上慣留賓	153
技擅眾長的印家——周芬	157
汪啓淑結緣海上印家	160
學者印家桂未谷	164
私淑丁敬的董小池	168
從《衣雲印存》看董洵與羅聘的交往	172

蔣仁「眞水無香」印	176
布衣野逸鄧石如	180
我書意造本無法	183
鄧刻「亂插繁枝向晴昊」印尋蹤	187
鄧頑伯焙頑石	191
漁梁訪巴慰祖故居	195
黃易和「小松所得金石」印	202
奚岡的幾則趣聞	205
「龍尾山房」印和龍尾硯	209
秋堂刻款多多益善	213
英年早逝的錢善揚	217
文鼎與「綾仔妾娟」印的流傳	221
「八磚精舍」遺印遺事	225
刻壺刻印皆名家	229
褒貶不盡的趙之琛	232
吳熙載與趙之謙的一段印緣	236
畫梅乞米	239

此我師也	243
錢松和胡鼻山人	247
徐三庚的印風	251
徐三庚白文印精品	255
兒女情長記「悲盦」	259
趙之謙戲題「稼孫多事」	263
沈樹鏞齋名印記趣	268
趙之謙與潘祖蔭的金石交	272
趙之謙與錢式的師生情	276
陳簠齋與「伯寅寶藏第一」	280
總是良工最苦心	283
「吳昌碩大聾」印小記	287
畫奴	291
松石園灑掃男丁	295
西泠印社中人	298
吳昌碩刻康有爲用印	301
古槐鄰屋舊影痕	305

目 錄10

黃士陵和「十六金符齋」因緣	309
篆刻之難	313

從文彭的牙章談石章

文彭歷來被譽為文人篆刻藝術的鼻祖，但其存世原作少見。今在上海博物館印章館陳列的「七十二峰深處」印，可信為是他的真跡。此印相傳為抗戰時期出土，係牙章，印周剝蝕，左側可見「文彭」兩字草書款。因明清文人篆刻作品發現於地下事屬罕見，因此此印頗受關注。



七十二峰深處
文彭 刻



提到文彭，自然會想到周亮工《印人傳》中的一則故

事：傳說文彭在南京時，有一次過西虹橋，見一販夫運四筐石，在同買家爭吵，文彭遂出錢買下這四筐石，調解了一場爭執。回家剖開作為印材，晶瑩剔透，這就是世所豔稱的燈光凍。「先是公所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



丁丑進士

李文甫鐫之，……能不失公筆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後，乃不復作牙章。」

這段故事，說明了文彭在使石章成爲篆刻藝術主要載體的演進史上所起的重要推動作用。不過文人及民間、宮廷使用石章卻有悠久歷史。

記載較文彭略早鐫刻石章可考者是王

冕。明初劉績《霏雪錄》說：「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王冕刊石的實物今不可見，我們從他畫跡上的「方外司馬」、「會稽佳山水」兩印形態觀察，其爲石質的可能性很大。

六十年代末，上海肇嘉濱一帶居民平整墳地時，於朱氏家族墓掘出文物數件，內有青田石印兩方，其鐫刻之年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或稍後；再有明代成化時期宮廷中的閒章甚至璽寶，已大量使用石章，這些實物現存於北京故宮。這兩例，比文彭使用石章早了約三十年至半個世紀。

一九九三年冬，上海文管會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松江西林禪院西林塔時，於天宮清理出青田石印一方，據考證應是元代之物。

如此上溯，河南、江蘇、湖南、山東、山西、新疆等地亦先後有戰國至東晉的石印出土。長沙地區建國以來出土的漢代印章近百枚，其中石印數量即逾



方外司馬
傳王冕 刻

四十，堪稱洋洋大觀。這些石印，有炭精石、綠松石和滑石等不同質地，其中以滑石最爲多見。

我們可以嘗試做出這樣一個結論：石章在民間的偶然使用，本是自古已有的；宋元以來，民間可能首先流行了石章做爲銅玉印材的替代品，且有漸見推廣之勢；而文彭的成功嘗試，正適應了文人書畫家躍躍欲試參與篆刻的文化背景，於是一呼百應，印人隊伍迅速擴大，直接地促使了文人篆刻藝術的繁榮。試看明代沈野《印談》中的一段妙文：

或曰：「燈光、魚凍固妙矣，而金玉銅銀更自可愛，今足下獨刻石，餘一切罷去，何耶？」余曰：「金玉之類用力多而難成，石則用力少而易就，則印已成而興無窮，余亦聊寄其興焉耳，豈真做印工耶。」

個中情味，一望而知。明清時代以篆刻爲餘技的文人青睞於石章，卻恰是由於它的鬆嫩易刻。

《印談》並載：「文國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櫝中，令童子盡日搖之；陳太學以石章擲地數次，待其剝落有古色，然後已。」這是借用石章的特性人工殘損，以達到石章如古銅印一般鏽跡斑斑的古韻。這亦是石章的妙處，試想刻牙琢玉時，怎能有如此手段。即如這方「七十二峰深處」，朱文細勁秀潤，筆意

圓轉挺健，但謹嚴不苟的刀法中，掩飾不了印工的謹慎心態。只有當石章成為刻印的材質時，篆刻藝術殿堂的大門才向文人全面啓開。

文彭的作品，正是他做為完成這樣一個歷史過渡使命的印人，留下的實物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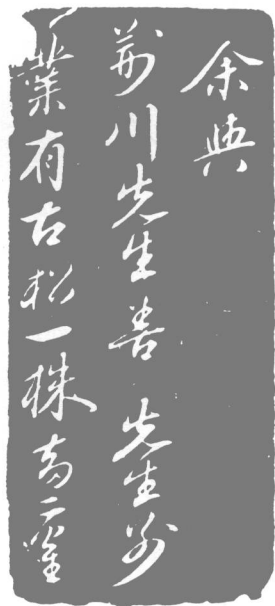
「琴罷倚松玩鶴」和文彭印風

文彭（1498-1573），字壽承，號三橋，別號漁陽子，人稱文國博，長洲（今江蘇吳縣）人，為畫壇明四家之一、吳門畫派領袖文徵明的長子。明代文氏一族，嚴謹勤學，人才輩出，素為世人稱道。

可信為文彭真刻的遺存，今藏西泠印社的青田石章「琴罷倚松玩鶴」向為人們所熟知。但此印的印主及印文的緣起，卻少有人談及。我們先來看印款：此印五面款，行書，是今天所能見到的以賞玩為主旨的文人印章題跋的最早實例。文曰：

余與荊川先生善，先生別業有古松一株，蓄二鶴于內，公餘之暇每與余嘯傲其間，撫琴玩鶴，洵可樂也。

余既感先生之意，固檢匣中舊石篆其事于上，以贈先生，庶境與石而俱傳也。
時嘉靖丁未秋，三橋彭識于松鶴齋中。



琴罷倚松玩鶴
文彭刻



予內公作之物與余
哺傲其百撫琴玩室向
亦樂也余次哉

先生之妾曰松画中日
石家其子予出以贈
先生庶幾與石而

傳也同
嘉靖丁未秋三
于松畫為中